

村居雜抄

丁亥冬訂

村居雜鈔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至尊帝君為始祖。遇張桓侯廟。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得免。盜賊之暴。如出一轍。然尚有同宗觀念。今人為富貴。即忘其鄉里。真盜賊之不若矣。按黃巢舉兵過蒲。以黃巷為黃璞故。居下令

勿擾一鄉得免其禍。是盜賊亦肯認同宗也。今人非不認同宗。
某、若姓皆有家族聯合會。會長當然是有身分的族紳。每
借是為斂錢機會。不如所欲。則反面若不相識。是其居心又在
盜賊下矣。

父子兄弟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女。其子侄獨愛之。令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
以金帛。蔡京立党碑。禁蘇黃文字。子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

為奉。宣和六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挺之。子也。正夫。惡党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憂服而哭。司馬談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

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平。王荊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荊公見^{平甫}。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位。宋郊為相。儼約自奉。弟祁為學士。

游醺豪家以十重障錦覆屋為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
記當日某寺讀書甚。夜半啜冷粥時西祁答之曰。傳語相公試問
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為甚的。同老氣之不同老趣如此。

按此即所謂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說。誠為至言。孟子必曰性
是善的。門弟子輩如告子、公都子、都不能會意。何況他人。
。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崇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朋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遂巡

自溢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鐫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庸。不肯鐫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下獄而宋周大理開岳飛去職。明林察酒因陸贄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弼居而痛哭。魯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 没字碑

謝太傅安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松墓碑無字。穢

德醜行不屑書也。同一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松墓地俗名狗葬枯
按彭大憲山堂肆考載松死詔撰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
者。此不足為奇。以松既死故無人肯捧場也。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咸修廣東人。乾隆壬寅八年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
禡固甲之年。親友門生駢集慶稱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
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為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婦豈能順。重

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焉有此天生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同氣之異

但貧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瑜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者也。而文文溪壁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耀大壤為之兄弟者不死。

猶可也。從而仕。元無恥甚矣。當時譏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在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願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駸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夾庵先生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為己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六与逆子忍人等矣。

有人調查昆蟲中活吃丈夫的。以螳螂為最殘酷。雌螳螂對於食色兩欲。是不會滿足的。不論下蛋與否。伊休息一會兒。便能接待第二個丈夫。並同第一個一樣。在交媾後把他吃掉。第三個接上來。尽了傳種之責。是被吃掉。踪跡毫無。第四個的命運。也是這樣。在兩星期之內。我親眼看同一的雌螳螂。吃掉了七個丈夫。——人總以為在大自然裡。雄的可以逃避。其實不然。那雄的全付精神。都用於盡他的天職。緊把雌的抱着。可是他已經沒有頭。連頸子也沒有。身俾

也不完全。那雌的嘴兒伸過頸子。正在那兒吃伊沒有吃完的溫柔的
情人。咧。這話看似奇特。却是實事。人類中之做丈夫者。雖未被雌的
吃掉。實際上經濟被剝奪。舉動被限制。軀殼雖存。精神已竭。毫
無生趣可言。這樣的丈夫。世間却非少數。且絕不逃避。絕不反抗。其
懾於權威至矣。燕脂虎。河東獅。其兇暴。豈特螻螂之比哉。而
柔蘭無氣之丈夫。甘為所剝奪。所箝制。而不悔。何怪暇雄螻
螂。以身殉情耶。

蒲謗云財主者的錢乞丐的命乞丐愛命財主更當愛命命之
可貴也如是而某國人勞耳說中國沒有廣棹的東西如果有
只是人生的命据云年間以刀兵瘟疫饑饉匪盜失業自殺貪
污土劣之壓迫而死者不知凡幾均作聽天由命之想政府視之漠
然即自己亦茫然若迷不想救濟方法其視生命豈不輕如鴻
毛耶此言都有理此蓋中國愛自之心理敗之也吾子則愛之
他人之子則不愛之知廣義之愛而不知廣義之愛而於是妨害生

命之魔鬼。乃辟却。以同我。始信愛己之不足。以謀生存也。

顧亭林有言。著書不如鈔書。先生所著。日知錄。都從經史子
集中抄錄得來。但明時板未盛行。印板書籍。價亦昂貴。不
易購得。非鈔無從得書。今則出版物浩如烟海。價亦不貴。
買之可。借亦可。誰肯做笨子去鈔呢。
現時得書又不易。非鈔亦無從得書。

廿三年十月廿五日記

昔人謂凡人常親筆墨。常讀古書。則暇日少。而非僻之事不生。見
聞多。而鄙倍之風可挽。此非真能讀書者。不能道。隻字更

不領會其妙趣

○謝章铤云凡建寺有益於政治者。其一則崇巖深谷。曠絕
數十里。戍守不及。村墟不相支柱。苟無寺焉。則萑苻將以
為窟宅。在當時世宇昇平。萑苻不作。以為有寺則有和。有和
尚則土匪不敢來。不知現在山嶺偏僻之宮廟寺觀。皆土匪所據
以為窟宅者也。許多佛寺之燬於火。即軍隊剿匪時所殃及也。言有
驗於時者。易一時而即不驗者。此其一証也。立言豈易易耶。

莆田三日刊內有一篇我也談：麻雀。這篇文章打了好久筆墨官司。茲錄其可存者于下。

『像湧先生的禮頌麻雀。又有投機之嫌。因為他並不是竹林同志。有時人家拉他湊腳。他全託詞而遁逃的。他又初進門牆。遂不能懂得此中三昧。而故作解人。所以湧先生的頌。在麻雀大方家看來是膚淺的。這好像小說家在極力描寫賊盜之行。為心理給盜賊看了。真要笑脫牙齒。況且麻雀的變化無

窮做牌，偷看，箱骰前三後二，漆二，多用二邪法極多。據一位
竹林大師統計，方法有五千三種，不足見道精深浩漫。絕非初
學之湧先生及門外漢之幼清先生所能窺其涯涘。至於一
張牌之出入，会影响全盤。一句話不謹慎，会弄壞大局。又似
有數存乎其間，則已進於形而上學的境地。更非片言隻語
所能解釋的。『我以為麻雀還有一種妙用，就是可以測驗
朋友的德性。凡是未贏就說書，未贏就臉紅的人，最好勿與他同賭。』